

上
卷

礼乐文章



中国文学是人世的，西洋文学是社会的。人世是社会的升华，社会惟是“有”，要知“无”知“有”才是人世。知“无”知“有”的才是文明。大自然是“有”“无”相生，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“有”，不能对应它，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。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。

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。

第一法则是：大自然有意志与息，而意志亦即是息。人世亦是有意志与息。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觉，凡物之生都是善的。有息则是有灵气。西洋社会不能对应，而说世界末日，则

是志气先已短了。也不知万物皆有生，也不知有息，所以西洋的东西缺少幅。

第二是：阴阳法则。人世的是礼乐风景。礼尚异而乐尚同，即是阴阳的变化，异是个性，同则统一。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应阴阳法则，故不知同异之理，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，雷同而不统一，成不得风景。

第三是：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。中国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数表现无理数，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，草草离觞可以贻千年之思，永生乃在于人生。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，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。

第四是：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。人世的是报应不爽而亦每有天幸，所以喜气。西洋社会则一个个死于合理主义，讲目的论而不知有明日。挑战只是向着可知的，不是向着未知的。

第五是：循环法则。人世是天道好还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文明是当初发明了轮，至今用之不尽，但西洋人自己的作为则都是直线的，他们用数学也求证不得一个圆。现在的环境污染就是因为不能物质还原。

张爱玲有说“出去到日月山川里”最是句好话。中国的第一首诗歌虞舜的：

卿云烂兮，糺缦缦兮。

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后来如李白、苏轼的诗文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世。

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，这是人世。

文明是悟得了“无”与“有”，这也才知神。而如希腊人的惟知世界是有，那宙斯神就是个大俗物。无与有的话，在今世纪的物理学上可得新的见证。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，则其电子轨道有数十公尺大，其间当然是无，连所谓宇宙尘亦没有的。然而有着息，但因息不是物质，所以不能说是有。无即是息。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。

古希腊人发现了无理数非以数学的方法可对应，所以他们说绝对精密是没有的。如今日本东大的生物化学教授野田春彦义说地球上生物的出现，十亿年的岁月中，其进化所选择条件的回数是十之四十次方，即百亿倍的百亿倍，又百亿倍，又百亿倍，所以他断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，因为不能再有这样的凑巧。但是中国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无与有之际，可以做到绝对精密。所以人世皆真。记得看过旧小说上有这样的写法：

那秀才自于潜到临安去，一路上的景致，山是真山，水是真水，他看之不足，观之有余。

我就喜爱的这真山真水说得好。

还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话是，便如当初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，若要说是选择条件得来的，那就回数还不止十之四十次方。但那是因为悟得了，遂而妙手偶得之，并非经过选择条件斗凑了得出来的。是所谓结论在先，方法在后。中国的日常器物，皆有与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的

那种创意的新鲜，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轮与数学与音乐的方法来加以结构而已。

中国的器物如殷铜器、汉陶器、宋瓷器 非他国可及 是因中国人制器用的方圆与直线曲线，皆有着个无限，所以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。数学上有这样的圆与方，与直线曲线，但是不得以数学的方法去求得，而在中国的器物里则皆为自然之姿。

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 器物皆真 人也真。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，人身是如来身。素粒子为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所生 所以充满灵气 是物质亦非物质 是象征亦非象征 是尚在于无与有 空与色之际。

人身亦可以是像这样的。旧时婚姻单凭媒妁 结果还比现在男女自己拣中的好，因为旧时的姑娘都是花，虽分等级，总也是花，男子也都生于人世的礼教，有相差也不会太差到哪里。如日本的和服 是悟得了一个“无”字 裁制得虚实之妙，所以谁穿了都可以合适，人与人之间也可有这种亲和。

《大学》的一句：“在亲民。”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，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，找结婚的对手像定制适合于自己身材的西装，穿穿又不合适了。

现在是对物但有贪欲，没有了爱惜之心，对人亦岂知爱惜？用的东西都是短命的，对人的情意亦岂能长久。凡有东西 不带一个“无”字的 原来亦是不得可思念。不带一个“无”字的 原来亦是不得长久的。数学的圆与点线不毁 因为是无的圆，无的点线，但用圆规与三角板画成的圆与点线就粗恶 不得永生。而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 以物质表现无与息 所以得永生。

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，其间也有

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 但是都像昆曲与平剧里的“富 富得有贵气 穷 穷得有志气 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。”这个“气”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。平剧里一个小偷，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。旧剧里李三娘落难 多得小叔子照应她 她在戏台上唱“那有情有义小叔叔”真是惊心动魄。我多爱这人世 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。若说爱国，这就是我的爱国。

三

在绍兴城内高等小学读书时，问同学借了几十种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来看 从侦探小说到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都有 看完之后只觉心都黯淡、杂隘了，很不喜。在蕙兰一年级时 读英文讲一个小孩爬树到了天上，只见一个蓝灰色的妖魔坐在门边要吃他，那妖怪没有一点风情。蕙兰是教会中学 上课有《天国历程》 我不喜它的没有一点景致。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 晷夜读厨川白村的《现代文学十讲》 很激情。及回学校 路上在曹娥旅馆读《孟浩然集》 当下觉得亲切、安舒 心里着实，像仰天睡在草地上。原来西洋的文学里就没有人世的风景 不可以逍遥游 又总是使人不安。

拜伦与雪莱的诗 有名的《哀希腊》、《西风》、《夜莺》，我读了都不觉得好。中国诗如刘禹锡的《怀古》 有渔樵闲话里的天意人事 拜伦的哪里算得。要讲西风 单是范仲淹的词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一句 就好过雪莱的不知多少。又那《夜莺》也怎及《牡丹亭》里的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”。贝多芬的月光曲与英国王尔德童话里的写月光，也单调冷严。唐诗里的月亮是远比宇宙火箭到达的月亮，于文明更有意义，岂是

西洋文学的所可及。

西洋文学没有人世，其冷淡的严刻的境界是天主教的，有热情亦如唱的男高音女高音，都是肉声，不像平剧的嗓子是以息。西洋的音乐与文学因为不知息，所以没有息之波为调，而以力的旋律，而到头是趋向事务文学。和这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他们中世纪的，如张爱玲说：

上帝坐在它的天庭里

地上都和平了。

像我也爱看果戈理的小说，那里写古老俄罗斯农村家过的笨重凝固的日子。但亦是人与神不得在一道。

西洋的人世，是早在希腊以前已因奴隶社会与征服而失去了。遗留在《圣经·旧约》里的纪念是失乐园。这也已想像不起了人世的风光。那伊甸园其实没有什么好，惟是从此人与神不在一起了的重大事实，可记忆得不错。中国文明的人世是人与神同在，即在这里是永生，是归宿，但西洋的社会则无可归宿，凡是人所为的都不能算数，所以托尔斯泰晚年要离家出走，到神那里去。

四

日本文明也有人世。但中国的是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日本天皇的御宇却是悠远的，有朱色的明丽与紫色的深艳。朱色是日本神道的，而深邃则是佛教极乐世界的。这成了日本文明的境。

人世原是文明的境 但是不可成定为境 如《红楼梦》里黛玉、宝钗等谈六祖《坛经》说的“无立足境 方是干净”。

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现实的，而且有一种求仙思想，如秦始皇、汉武帝与李白的 是人世的自己否定 可比之于人 以自己的青春为得意。是要这样才好。而日本 人子天皇的御宇与佛教的极乐世界则想要安住，如佛教的住于涅槃。日本人的情思与美术，便是沉溺于此人世之境。日本民族是美术的，中国民族则不是，中国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术的发明，是不耽溺于美术。

中国文明的人世的现实性，多有政治与产业制度的发明。是多有作为的，无为之为。日本人却只信御宇是无为的。文人如保田与重郎即以为天皇可以不必亲政事，最好是长于宫女之手的幼帝，以诗歌与管弦为王朝之美。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，亦多是以为天皇以不亲政为宜。如保田甚至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业亦不以为好。

但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极乐世界，而安住于此 但是无为 所以只要奉幼儿为喇嘛。日本许多尊奉神道与天皇的人，却连天皇亲政这个道理亦不去想想。

日本文明的人世，亦称天皇的御宇，是神道高原与佛教极乐世界的混合。日本民族的传说里尚有早先迁来的古老记忆 在居住地的彼土有“常世”亦称“妣之国”，与中国传说的西王母瑶池相似。我喜欢这说的常世 使人缅想。但中国文明的人世称为礼乐之治，是学问化了的，礼乐是人世自身的言语 是知性的 行动的 而日本的则是情的 所以美术化。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语，所以于思想理论不亲切 其历史上每有大的行动亦多是情绪的 少是知性的。

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论不亲切，见于头山满、犬养毅等对

于孙文先生。他们同情孙先生革命 帮助筹军资 运武器 可是对于孙先生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的发想 则不感兴趣。对于孙先生的《三民主义》与《建国大纲》 他们连不提及。现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个志士 也肯热心相助，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大基本法则，以及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新案，他们多是不在心上。像冈洁与汤川秀树讲要做思想运动，到得制度的问题就不去触及。

日本人除了美术优异，还有是科学技术也在世界上称优异，因为他们做科学技术亦是以情操，有如做手工业品。

而因此日本的文学不及中国的，虽然日本文学还比中国的更美，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国的有创造性，日本文学是人世的风景不足，而以艺术的境来代替。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艺术的境。但是艺术也要不立境才好。

五

一个民族的程度，是看它是怎样的对待自然界。

中国人于自然界亲 对之是知 日本人亦于自然界亲 对之是情；西洋人于自然界不亲，对之是欲，讲征服掠夺。

中国人知的是大自然，大自然是物质的自然界连同在其背后的 未有物质的究极的自然。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情 对大自然却要讲知。而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攻打掠夺的西洋人，则终要被大自然所除灭。

文学的程度，也是看它怎样的对待自然界。这里西洋文学是完全落第。

小时喜爱希腊神话，那其实并不好。小时喜爱的东西有

的不可算数，但那喜爱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。我而且其后还佩服了《荷马史诗》好多年 自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这个。在文章里写出对《荷马史诗》不佩服的只有保田与重郎。我是后来虽佩服而已渐渐失去了喜爱，但要到了现在我才能说明那原因 取消了对它的佩服了。一句话，《荷马史诗》是怪力乱神。

特洛伊的战争，有郊野的战地 篝火，有城 砦市街，有许多人群；奥地赛出征回来路上，有海有岛，有风浪。只觉是像油画的光影浓重，有光也只是 篝火的光。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，没有张爱玲说的日月山川。

我每想马其顿的青年亚历山大在军队的前头骑马入雅典，他平埃及 灭波斯 东征印度，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业，然而何以没有一篇伟大的文章来写他。原因就在于没有能把英雄事业与大自然的无限风景结合在一起。美国电影有亚历山大的片子，也是没有日月山川的，成吉思汗也没有一篇伟大的文学。近代是两次世界大战，留下的只是事件的报告与追记。

海音寺潮五郎写历史小说 受文化功劳赏 我赠以诗：

人事历然天道疑，英雄无赖有真姿。

女子关系天下计，渔樵闲话是史思。

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，是不能写大文学的。

希腊的东西是数学与物理学好，还有是神殿建筑与神像雕刻好。其神话与文学则不好。后世西洋是连建筑与雕刻都变恶了 因为多了个巫魘与力。而把巫魘与力除去了，又只有功利主义。后世西洋的文学也一直没有好过，像他们的唱歌。

都是肉声。

买了《星座与神话》的图本来看，希腊的那些神话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，俗物化了，远不及中国的讲牵牛织女，斗与箕，有天上人间的亲切。又如说紫微星是帝星，有文星与客星，太白星是主兵气，与荧惑星化为，绯衣小儿在暑夜与众小儿唱童谣，预兆天下将大乱的话，虽然也是与希腊的星座神话一般的不合科学，但是中国的说着了天道消息。中国的是诗，借星座为兴，与科学可以两不相妨，却还比科学更直接说着了大自然。

六

唱平剧最嫌肉声，可比几何学不能以实物的点线。文学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。如今流行以白话文译“经书”与“子集”，这是对文学的没有神经。文学以字面来表达意思，同时那字面亦是意思。“经书”与“子集”里的意思，我们今日可以白话文来写，这写时就是一个创造，但是不可译。能知字面亦是意思，即写小说亦可以是写的理论，写哲学亦可以是文学。

自宋儒起，理论的文章遂坏。但元曲明清小说的文章尚洒然，及至民国，出来了新闻体的文字，讲义式的文字，与文艺腔的文字，连到小说戏剧与散文的文章亦坏了。

真的音乐家与数学家有一种高贵，因其可通于天。淫曲狂舞的音乐不算，单为计算的数学不算。文学是贵人之事。中国是平民亦是贵人，而有此自觉者是士。新闻体的与讲义式的与文艺腔的不贵。

中国向来讲文章书画 技巧是匠气 艺术味是习气 都是不好的。譬如书法，是要功力深极，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，这才不是匠气的了。艺术云云 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极美 而当初建筑者与今日来参拜者，皆惟知敬虔与喜气，有一种天地之初的感觉 想要兴起。而若当它是艺术品 就会沉湎落于执著了。文学如宋诗与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觉的脱了匠气与艺气。

文学是贵人之事，这句话牵涉到大众化的问题。陶工冈野法世与我说：“只做观赏用的陶器 会渐渐的窄小 贫薄 至于怪癖 我自己感觉到要多做日常实用的陶器。”他近来烧的几窑都成功 很高兴。我去看时，也有碟 他说碟还是以前有一回烧的好。取出家常在用的一只来比，说像这只碟缘的线才是有意思。人世是可以日用的东西——是个意思的存在，所以都是贵气的，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贵人。文学亦是像这样的 但不是大众化就能。在于西洋 文学只有一部《圣经·新旧约》最好 但那是希伯莱人的。《圣经》的文学不是为大众的，亦不是为神父与牧师的。

中国向来说道比术贵，官比吏贵，现在来说是政务官比事务官的地位高。但是礼乐之世，即技术与事务亦可以是法姿。惟行而不知，要知之者才是更贵，文章就可以有这样的知。不但比陶器，也比音乐与数学更有这个知。数学出自无理数 而以数学的方法不可能求证之 故不能绝对精密。音乐可以做到绝对的音阶与舞姿，但是音乐自身不能说明其故。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乐所能到的绝对境界，而且能说明其故。因为文章是言，《新约》有一句：“太初有言，言与上帝同在。”人世文明的总蒂与遍在是礼乐，而文章是其言 所以称为礼乐文章。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 而是众家之言 它代音乐

图画雕刻建筑等立言。文章是代天立言，代一个世立言。所以有三样东西最贵气：自然贵，礼乐贵，文章贵。文章是觉之言。

天道人世

▶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就是：一，对大自然的感激。二，忠君。三，好玩。四，喜反。

对大自然的感激

对大自然的感激 最早的就是舜的《卿云歌》，《尚书·尧典》与《洪范》就是日月星辰与岁时、名山大川与天子巡狩的文章。

《诗经》讲朝阳里的梧桐与凤凰，讲“倬彼云汉”，讲“七月流火”，讲“春日迟迟”。《楚辞》虽多名状草木，还不及

《诗经》的阳光世界，与种稻割麦蒸尝的陇亩与家室风景。

《易经》的“象”、“文言”与“系辞”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，皆是直接写的大自然。孟子的文章好，是写的人对大自然的觉。周礼王制，惟王建国，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，是中国文学里朝廷之尊与官人的贵气的由来。

宋玉的赋比屈原的《离骚》更近于自然，《高唐赋》写那神女对楚襄王问：“妾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巫山之下”，与后来曹植写洛神的容貌若晓日之发芙蓉，其姿态是“若将进而徘徊，意欲止而复翔，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”，皆是人与自然同一美。其写东邻之女，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施脂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，是比数学还绝对。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有这样自然，班固就在自然上较差了。后世是李白、苏轼的诗有大自然的浩浩，而亲切现前。中国文学的仙意，与此有关。

班固的《汉书》不及《史记》，是《汉书》里人事压没了自然。李白说六朝的诗不好，也是因为六朝的诗里人事胜于自然。宋儒很败坏了中国文学的传统，因为宋儒只知在那里讲天理与气，但是不知天意，又不知大自然的象与文言，变得更是人事压没了自然。

西洋文学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无天意。

西洋的古代文学没有写自然风景，近世的有写自然风景，如托尔斯泰写俄罗斯的大雪旷野中的马车，如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写月光，但皆是只写了物形，没有写得大自然的象。那情绪也是人事的，不知自然是无情而有意，所谓天意。近世西洋的画家想要脱出物形，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象。想要弃绝情绪，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意思。

西洋是古时有先知与女巫预言神意，但也神意不即是天

意。冈洁说自然科学不能知自然，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现象。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与无生有，但是不知其变化演绎。西洋的先知与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，西洋的产国主义的做法今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环境，此中消息是早在他们的文学中已透露了。西洋文学里没有自然。如此才更知道中国的礼乐文章的可贵了。乐就是通于大自然的。西洋没有礼乐之乐，西洋音乐的都是人事的情绪。贝多芬读了舒伯特的乐谱，说是有神的光，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自然的新鲜感罢了。

而如此亦可来评中国历代文学的气运了。凡属三分人事，七分天意的，必是新朝方当开创之际，这在当时的音乐与文章里最显明的可以看出。如西汉、唐初、宋初的文章，皆有日月山川的气象。明初、清初的较差，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诗，清初尚有王渔洋的诗，比较的清明高标。一份人家亦是如此，凡属三分人事，七分天意的，必是兴旺之家。

其次，凡属五分人事，五分天意的，则是到得全盛时代了。如东汉盛时，如唐朝开元年间。

东汉的盛时比西汉丰饶，但东汉是虽当光武帝复国之初，亦没有西汉的清新。《汉乐府》中许多好的都是东汉盛时的，但也还是不及西汉的。杜甫也是不及李白。两人只相差十岁，但李白的诗是初唐到盛唐过渡期的顶点，杜甫是盛唐到晚唐过渡期的顶点。李白有“浮生若大梦”与“登高台、望远海、六鳌骨已霜、三山今安在”的诗，非杜甫所能有。杜甫有“禹功接混茫”的诗，亦非其后柳宗元与刘禹锡所可及。初宋的诗文是欧阳修与梅圣俞，苏轼是初宋过渡到盛宋的顶点，而如秦观、柳永就是宋全盛时的了。盛极则衰。清朝袁枚的诗所以不好。